

隨丙

丁
筆龜

兆鑑



王雲五主編

雲書集成初編

丙丁龜鑑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

振

祥

本館據寶顏堂祕
笈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丙丁龜鑑序

臣望聞以銅爲鑑。可知妍醜。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以古爲鑑。可知治亂。人主任社稷之重。寄億兆姓之休戚。其於歷代之盛衰。尤當究心者。故人主不可不觀史。觀史則儆省之功深矣。昔唐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勿使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知心憂懼。則吾輩斥矣。士良爲計。不欲人主讀書。正欲愚人主之耳目。蔽人主之聰明也。巧矣哉。臣豐豐忠赤。無以自見。每有慙不恤緯。憂在宗周之心。况當丙午丁未之厄歲。而又日蝕元旦。昭示譴告。殆如杞國憂天。不遑寧處。臣不佞遂徧搜諸史。竊惟是歲爲厄。從古而然。帝王之代。史籍略而不書。今自秦漢而下數之。至於五代。爲丙午丁未者。凡二十有一。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載。災異變故。不可枚舉。獨漢延熹丙午朔。日有食。晉太康丙午丁未朔。日皆食。信乎陰陽之有數也。然數生於理。理有是非得失。則數有吉凶禍福。自昔變異以來。未有不兆於人爲者。帝王盛時。格心有道。則變異疎。帝王以後。格心無術。則變異密。丙丁之厄。皆厄也。其厄於延熹者。以延熹之時。小人之厄君子也。其厄於太康者。以太康之朝。夷狄之厄中國也。臣故撫其實。目曰丙丁龜鑑。釐爲十卷。卷各有事。事各有斷。凡所以致變之因。與消變之由者。瞭然在目。則求天於天者。果不若求天於我。求數於數者。果不若求數於理。是爲得之。亦知有天下者。知天根於我。數根於理。必以是書而盡見。且知人主一日不可不觀史也。臣故總其說而爲之

序。

丙丁龜鑑序

淳祐六年正月望日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奏名臣柴望序

今井作六卷

二

進丙丁龜鑑表

臣望伏以正次王。王次春。頒萬民之治義。史載事。事載道。有前代之元龜。匪明氣數之興亡。曷示始終之勸戒。言非所當。罪不容誅。臣實懼實惶。頓首。伏念臣賦性至愚。讀書甚少。自憐孤苦。獲際休明。念先世之孝廉。本故家之崇義。螫不恤緯。憂在宗周。吾欲使君上爲堯舜。况災見夏行之朔。而運當晉厄之年。是殆水陰。幾勝火德。信知有數。決匪偶然。苟曰無之。胡爲至此。痛思夫今日莫返頽波。尙論乎古人具垂成鑑。秦漢之君以下。千有餘年。方冊之政可尋。十常九失。棲燈勘義。滴露研珠。姑援實以斷時宜。敢飾說以欺天聽。矧君子雖進。而小人之根未痛絕。天理雖明。而人欲之蠹未盡消。中國或浸於外夷。大綱未聯於小紀。四方蹙蹙而靡騁。萬民謦謦而不安。輔成有賴於大臣。所重尤關於太子。茲蓋伏望皇帝陛下。體純乾之一法。震主之宜。闡大學之明。謹中庸之獨。必安國本以安社稷。必正君心以正朝廷。當自九重首圖勵精之治。毋使億兆翫聞更化之言。臣忍死籲天。措身無地。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戒。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奉詣天庭。上進以聞。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六年正月望日。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奏名臣柴望上表。

丙丁龜鑑卷之一

宋 三衢柴 望輯

秦

昭襄王姓嬴氏

五十二年丙午 五十三年丁未

五十二年

楚考烈王八年 齊王建十年 凡七國

趙孝成王十一年

燕孝王三年

魏安釐王十二年

韓桓惠王十八年

周之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愚狐之聚。

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秦丞相范雎免。

燕客蔡

澤爲秦丞相。

五十三年

楚九年

燕王嘉元年

魏二十三年

趙十二年

韓十九年

齊十一年

秦伐魏取吳城。

韓王入朝於秦。

魏舉國聽令於秦。

臣望謹按秦昭王五十二年丙午爲周亡之年。人以爲周之厄歲也。昔武王定鼎於郊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則周之亡當在威烈王卽位之六年。今卒過其歷百六十有七年。爲八百六十七年。蓋文武成康積德之效也。人主苟能修德。又非數之所能囿者。觀於周歷。蓋可見矣。

西漢

高祖皇帝姓劉氏

十二年丙午

十二年冬十月帝與布兵遇於蘄西望其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遂大戰布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上還長安疾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謫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上陽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下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立兄子濞爲吳王帝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召至撫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難豈若耶天下一家謹勿反濞曰不敢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卽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計曰噲帝之故人也斬之恐後悔詔噲檻車傳詣長安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夏四月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

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慧。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乃發喪。太子盈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盈卽惠帝。

孝惠皇帝

元年丁未

元年冬十二月。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鴆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燬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春正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臣望謹按高帝伐黥布。呂后殺戚夫人。竊以爲人主心術。不可不謹也。孟軻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漢高帝以功臣興。及天下初定。首戮韓信。醢彭越。信越固有罪。亦帝待人少恩有以致之。布見信越誅夷。豈能無反。而帝以伐布遺害。夫君臣相戕。豈世道之福哉。後之論帝者。謂因僞遊雲夢。

而叛者四起。信乎爲人主者。尤不可不以誠心待臣下也。夫帝於君臣之間。固少恩也。而帝於父子之間。亦豈有真心者。溺於戚氏之愛。遂欲變置太子。終使呂后不勝其忿。遂有人彘之慘。帝不知念惠帝之爲其子。后亦豈念趙王如意之爲帝子。信乎人主一心。行於天下。行於宮庭。其亦一本之以誠也。至誠一念。達乎蠻貊。而況於家庭乎。況於臣下乎。故觀高惠之丙午丁未。則知其厄於理。而非厄於數也。

孝武皇帝

建元六年丙午 元光元年丁未

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五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爲丞相。蚡受四方賂遺。每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權移人主。嘗薦人至二千石。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稍退。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爲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竊恐將吏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出未踰嶺。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王恢以便宜按兵告安國。而使使奉頭馳奏。詔罷兵。汲黯爲主爵都尉。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民傷水旱萬

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黯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王恢曰。匈奴和親。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匈奴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人馬罷乏。虜已全制其弊。此危道也。不如和親。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封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帝因此開邊。繼召王恢說誘匈奴之策。兵連禍結。海內虛耗。

臣望謹按漢開邊自此始。是漢建元元光丙午丁未之一厄也。自古有中國。必有夷狄。孟軻氏謂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漢武帝聽王恢開邊之議。必欲掃穴犁庭。使夷狄絕無噍類。連年出師。海內虛耗。土馬物故而後悔。帝亦好大喜功之心。誤之也。審如是。則夷狄亂華。將遂縱之而莫遏歟。中國猶元氣也。夷狄猶客氣也。元氣旣壯。而後外邪客氣不能入。誠使主德清明。朝綱振舉。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序。億兆萬姓樂其生。則夷狄雖頑。自將稽首闕庭下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鎮服外夷之道。無以易此。

孝昭皇帝

元鳳六年丙午 元平元年丁未

元鳳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烏垣犯塞。遣范明友將兵擊之。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元平元年春。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四月。帝崩。無嗣。武帝子。廣陵王失道。光承皇后詔。迎立昌邑王賀。賀昌邑哀王子。

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遊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畋。數以戛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尊壽命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勤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不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曰。大王知膠西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儼於桀紂。而得以爲堯舜。王悅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謹。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惡。數言危亡之戒。願內自揆度。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以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大司農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乃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游。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欲何之。光責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臣下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

驚以此益重經術之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唯唯而已。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承祖宗。太后乃幸未央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王離席以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聽，日益甚。恐危社稷，謹與博士議，皆曰：「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王。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昌邑邸。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己。初，衛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己，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令乳養武帝疾。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詔繫獄者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皇曾孫乎？」穰還奏，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曾孫高材好學，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己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己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即皇帝位。」宣帝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人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丞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義年八十餘，貌若老嫗，議者謂光置丞相用可制者。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許氏帝側微時所

娶。議立皇后時。皆心光少女成君。至定。乃立許氏。歲餘。光始封后父許廣漢爲昌成侯。遂召霍氏擅權。許

氏服毒之禍。末二句文異。

許后服毒事。係宣帝本始三年。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會許后當娠。病。顯謂女醫淳于衍曰。皇后當娠。曰可。因投毒藥去之。成君卽爲皇后矣。皇后媿身後。飲附子。遂煩癰崩。皆因霍氏恃權立功。至於擅權故事。係於此。

臣望謹按元平元年。霍光廢立之事。非丙午丁未之一厄歟。大臣任社稷之寄。扶顛持危。受命托孤。此足以見大節。今光捨廣陵王而立昌邑。又廢昌邑而立宣帝。廢置人主。若玩嬰兒於掌股間。如百金之家。欲易一子且不可。而況萬乘之君乎。孟軻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若光者。雖未至於篡。其心已不容誅矣。

孝成皇帝

永始二年丙午 永始三年丁未

永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卒。二月。星隕如雨。星隕釋。未至地滅。是月晦日食。涼州刺史谷永上書。言元年九月。龍見日食。今年二月。星隕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送死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薰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十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穿。榜捶瘠

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繫無辜。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見。以昭其辜。主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湏嫖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饑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悟。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心反覆熟省。上大怒。三月。以王商爲大司馬。大將軍。上嘗與侍中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涓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故御史奏放罪惡。出爲北地都尉。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

永始三年正月晦日食。冬罷甘泉泰畤。用匡衡之議其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時中木十圍以上百餘。劉向曰。皆有神祇。誠未易動。上恨之。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皆復之。上頗好鬼神方術。谷永上書說上。上善其言。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上不納。

臣望謹按五帝三皇之盛。必有敢諫之鼓。誹謗之木。盤孟之銘。勸戒之器。所以防淫邪而納諸正道。帝不鑒此。倘機務之暇。親近儒生。使圖籍日陳於前。亦庶乎習聞正言。習行正行。何致晝醉踞妲己圖。與侍中日夜宴飲爲樂哉。夫入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班救其失。而放獨逢其惡。此孟軻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丙丁龜鑑卷之二

東漢

光武皇帝

建武廿二年丙午 建武廿三年丁未

建武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戊辰地震裂十月朱浮免杜林爲大司空青州蝗匈奴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李茂報命詔罷邊郡亭侯招降烏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前書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章懷說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武陵蠻叛尙戰沒

臣望謹按班固論曰孝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荒乃表河朔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則知西域之通中國久矣孝武三十年兵革幕南無王庭獨西域不遣一鏃至是思漢威德願請都護帝謝而絕之夷狄帝王所不臣意帝其見於此未幾匈奴相繼遣使求漢和親帝遂詔邊郡罷亭侯招降烏桓諸酋夫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均之爲